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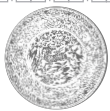
[中]

中国 诗歌 发展史

张国伟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第四卷 · 裂变期

目 录

概 说 / 1

第一编 变调 / 4

第一章 宋初三大派 / 4

第二章 变革三杰 / 25

第三章 确立一代诗风 / 32

第四章 王安石与宋体诗的完备 / 47

第五章 苏轼与宋诗的第一个高峰 / 54

第六章 黄庭坚、陈师道与江西诗派 / 73

第七章 南渡前后的非江西派诗人 / 101

第八章 宋诗的第二个高峰 / 108

第九章 爱国诗人陆游 / 110

第十章 范成大与杨万里 / 121

第十一章 尤袤及其同时代诗人 / 131





第十二章 从高峰上跌落下来 / 136

第十三章 黍离悲歌 / 155

第十四章 辽金诗 / 163

第十五章 元诗 / 185

第二编 转型 / 216

第一章 词的兴起 / 216

第二章 早期的词 / 219

第三章 温庭筠、韦庄与《花间集》 / 228

第四章 李煜和南唐词人 / 241

第五章 宋词概况 / 254

第六章 宋初承袭期 / 256

第七章 宋词发展期 / 273

第八章 爱国豪放词派的先行者张元干 / 326

第九章 张孝祥与陆游 / 338

第十章 爱国豪放词派的主帅辛弃疾 / 349

第十一章 南宋其他爱国词人 / 362

第十二章 南宋婉约派代表作家 / 376

第十三章 南宋婉约派其他著名词人 / 389

第十四章 金词 / 403

第十五章 元词 / 417

第三编 再度转型 / 441

第一章 以大都为活动中心的前期作家 / 443

第二章 以杭州为活动中心的后期作家 / 454

概 说

这一期相应的时代，主要为宋元两代。我们所以称之为“裂变期”，因为在宋代，从诗中分裂出来词，到元代又分裂出来散曲，先是一分为二，后又分为三。虽然词在宋代以前已经产生了，但词的全盛时期无疑是在宋代。词称为诗余，因此词实为诗的转型；到了元代，再度转型，发展为散曲。从此，诗、词、散曲，一直并存。在宋代，原来的诗虽然还存在，但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钱锺书《谈艺录·诗分唐宋》）诗本该是抒情之作，但到了宋代，相对唐诗而言，基调变了。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所说的“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也。”简言之，唐诗尚情韵，宋诗重理趣。由此可见，诗发展至宋元，发生了裂变，一分为二：一为变调，二为转型。这变化既有其外界社会的客观因素，更有其内部自身发展的原因。

先说外部社会的客观因素。从中国的历史进程来说，宋代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其主要特征是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在思想上，虽然仍然存在儒、道、释三家，但以儒家为主





导，而且儒学逐渐变异为理学，并形成三教合一。在学术思想上，理学兴起，逐渐钳制人们的思想，理学家周敦颐在《周子通书·文辞》中提出了“文所以载道”的主张；后来朱熹在《朱子类语》中批判了韩愈“文以贯道”的思想，进一步弘扬了“文以载道”的主张（有人把“文以载道”说成是韩愈提出来的，这说法不正确），认为“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这是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凌驾于审美功能之上，实际上是取消了文学，使诗文沦为“载道”的工具，造成不少宋诗中存在浓厚的说教成分。同时，宋代已进入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加强了中央专制，思想控制严密，已没有唐代的较为宽松的环境，士子文人因作诗而获罪的情况屡屡发生，苏轼就曾遭遇“乌台诗案”，被拘捕入狱，险遭不测。这就使得宋代诗人在写诗时顾虑重重，没有能像唐代诗人那样敢于直面现实，大胆抨击时政，讽刺权贵，述志抒怀。宋代的文化较前代更为普及，科举制也更为完备，不像唐代那样除考试外，还需要有权贵或名流举荐，还要考虑其家庭背景等，同时唐代的仕进门路也多，除科举外，还有世袭、投幕府、献赋，更有一条“终南捷径”等等；宋代只有科举考进士一条路，而且科举实行了“弥封制”，减少了人为因素，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及第者为“天子门生”，不得称某主考官的门生，减少士子对主考官的依赖。考试科目由唐代的诗赋策论改为儒学一科。这种种措施，便于皇帝对士子的严密控制。自此以后，寒士出身而任高官以至位居宰辅的也大有人在，这加强了士子对皇帝朝廷的依赖，失去了个性自由，也就不能像唐代士子那样无拘束地述志抒怀，诗中自然就少了几分情韵。因此，宋代的文人士子的思想没有唐代的文人士子活跃。同时宋代外患不断，危机四伏，这也就决定宋代的文人士子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因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当时文人士子的信条，这也就决定了宋诗没有唐诗里那种高亢昂扬的精神和乐观自信的情绪。

再说诗歌内部自身发展的原因。唐诗的辉煌成就，对宋代的文

人士子来说，既提供了学习与借鉴的典范，又造成了难以企及的巨大压力。宋人写诗是从学习并模仿唐诗开始的，在不断学习和模仿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老是这样一成不变是没有出路的，为了不在唐人背后亦步亦趋，他们只得另辟蹊径。诗至盛唐，各类体裁齐备，各类题材与各种技巧差不多都有了。为了有所创新，宋人着重选择了唐人虽已开创但仍有创新余地的形式与表现技巧，进行大力开拓，于是形成了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变唐音为宋调，终于得以与唐诗分庭抗礼，到后代出现了宗唐与宗宋的流派。同时大力发展被称为“诗余”的词，并赋予词以“吟咏性情”的职责，以弥补宋诗重理趣轻情韵所造成的不足。于是词有了“艳科”的名称，不少宋人板着脸写诗，涎着脸写词；唐人崔国辅式的艳情诗，在宋诗中不多见，大多被词代替了。由此可见，诗到北宋发生裂变，虽然有其外部社会的客观因素，但这只起促进作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内部因素。





第一编 变调

这里所说的变调，是说那些从外部形式上来看，还是诗，五言、七言，古体、近体等等，似乎一成不变，但格调变了，由“以丰神情韵擅长”的唐诗，转变为“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诗。由尚情韵的唐诗转变为重理趣的宋诗，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第一章 宋初三大派

北宋是紧接五代而来的，五代虽然历经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但总共只有53年。五代的诗人大多由晚唐过来，仍是晚唐诗风。五代时间太短，还来不及成长起自己的诗人，更谈不上转变诗风，所以在北宋初期，仍笼罩着晚唐诗风，当时诗坛上出现了三大派，这三派无不与中晚唐诗有密切关系。

第一节 平易浅近的白体诗派

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流行白体诗，宋初的白体诗是承袭五

代十国而来。据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中所列举，当时的白体诗人主要有李昉、徐铉、徐锴、王奇、王禹偁等五人。这五人中，徐锴、王奇两人的诗集已失传，李昉原有文集50卷，亦不传，唯有他与李至的酬唱合集《二李唱和集》尚存。徐铉与王禹偁两人有完整的诗集传世。李昉与徐铉都是五代旧臣入宋，为宋初白体诗派的开创人，但因他们的创作倾向主要承袭唐代元白与皮陆唱和之风，因此成就不高。其中在艺术上有造诣有成就的主要是王禹偁。其间还有一个郑文宝，诗学徐铉而有所变化，诗风有王禹偁的风味，是连接徐、王之间的链条，在从五代十国的白体诗演变为宋代的白体诗中起到了应有的桥梁作用。

一、徐铉

徐铉（916—991，一说917—992），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少时即与韩熙载齐名江东，并称韩徐，又与其弟徐锴并称二徐。仕南唐，官至吏部尚书。他身为南唐末年的重臣，在南唐深受宋王朝压迫的情况下，处境很艰难。后来随李后主降宋，虽然累迁至散骑常侍，但作为贰臣，言行都需小心谨慎，因此心情始终是压抑的。为消除烦恼，排遣苦闷，他只有到山水中去找寻宁静，到佛道中去求得解脱，或在交游与宴饮中排遣烦闷。因此他的诗大多在索寞中略带惆怅，然而他写得很淡，很自然。有《骑省集》传世。兹录三首于下：

老大逢春总恨春，绿杨阴里最愁人。

旧游一别无因见，嫩叶如眉处处新。

——《柳枝词》

京口潮来曲岸平，海门风起浪花生。

人行沙上见日影，舟过江中闻橹声。





芳草远迷扬子渡，宿烟深映广陵城。

游人乡思应如橘，相望须含两地情。

——《登甘露寺北望》

暑服道情出，烟街薄暮还。

风清飘短袖，马健弄连环。

水静闻归橹，霞明见远山。

过从本无事，从此涉旬间。

——《晚归》

第一首是伤春之作。经过漫长的寒冷的冬天，到了春天，人们的精神都会为之一振，大多数人对春天都有一种爱与惜的感情，但作者偏偏“恨春”，这似乎有些反常，但当你读到第三句时，就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是因为见不到“旧游”而伤心。这里说的“旧游”，无疑是指故国江南。第二首表达了对故乡（广陵）的思念，对江南故国的依恋，第七句用“橘迁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说明自己目前的处境，表达了这位南唐重臣降宋后的心情。第三首用简淡的笔墨，描绘了一幅“风清”、“水静”的晚归图，风物清华，景色宜人，静中闻橹声，远处见高山，闲适洒脱，悠然自得，平时烦闷苦恼的心情，在山水自然中暂时得到了宁静。在这首诗中，我们约略窥见了所谓的“元和风律”。

二、郑文宝

郑文宝（953？—1013？），里贯不详，字仲贤，先仕南唐为校书郎，入宋后举进士，历任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他是连接徐铉与王禹偁的一个过渡人物。如《郢城新亭》：

每到新亭即厌归，野香经雨长松围。

四檐山色消繁暑，一局棋声下翠微。
冰片角巾簪润月，锦文卷石砌台矶。
近来学得笼中鹤，回避流莺笑不飞。

这首诗已接近王禹偁的诗风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歌发展流变的轨迹。

三、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农村生活，既砥砺了他的志向，也让他熟悉民间的疾苦，为他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打下了基础。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初授成武县主簿，后入翰林院。他对时政弊端有较清楚的认识，并了解民间疾苦，刚直敢谏，因此曾一再受贬黜。他一生曾三次任知制诰，又三次被贬外放。晚年曾知黄州，故后世称“王黄州”。他写诗继承杜甫、白居易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对白居易继承尤多，成为宋初白体诗作者中成就最高的一人，诗风简练朴素，不尚华靡，开宋诗平淡风气之先声，有《小畜集》传世。他的《对雪》一诗，我们可以看到其诗风完全是白居易式的：

帝乡岁云暮，衡门昼长闭。
五日免常参，三馆无公事。
读书夜卧迟，多成日高睡。
睡起毛骨寒，窗牖琼花坠。
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
岂敢患贫居，聊将贺丰岁。
月俸虽无馀，晨炊且相继。
薪刍未缺供，酒肴亦能备。
数杯奉亲老，一酌均兄弟。





妻子不饥寒，相聚歌时瑞。
因思河朔民，输税供边鄙。
车重数十斛，路遥几百里。
羸蹄冻不行，死辙水难曳。
夜来何处宿，阒寂荒陂里。
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
城上卓旌旗，楼中望烽燧。
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
今日何处行，牢落穷沙际。
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
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
谏诤无一言，岂得为直士。
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
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
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
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

诗中表达了他对“河朔民”和“边塞兵”的同情，对自己身为谏官却未能尽责进谏而自责。但从艺术性来看，这首诗还不够成熟，形象不够丰满。王禹偁这类诗还有《感流亡》《对雪示嘉祐》等。贬官商州后，他的诗风有了变化，艺术上渐趋成熟，特别是一些山水诗，一洗粗糙的弊病，如：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村行》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
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
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
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

——《寒食》

这两首诗都是贬官商州时写的，对在政治上遭到挫折，当然深感哀伤，“忽惆怅”也好，“莫惆怅”也好，总之是悲痛的，是惆怅的。但他没有一味惆怅下去，而是自我宽慰，设法淡化心中的苦闷。前一首中的第四句“数峰无语立斜阳”为人赞赏，用拟人手法写自然景物，生动亲切，很有趣味。虽然在唐人李、杜笔下，已出现了这种手法，如李白的“山月随人归”“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幃”“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等等，杜甫的更生动精彩，如“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等，但王禹偁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类句子在以后的诗词中渐渐多了起来，苏轼、秦观等人笔下，都有这样句子，王禹偁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写法上，这两首诗受白居易的影响也很明显，语言浅近、流畅、简洁、古朴、淡雅，叙述从容连贯，层层写来，清楚有序，没有跳荡，平常景物，无特殊意象，色彩鲜明而不艳丽，更不浓腻，造句属对，自然平易。读这两首诗，很容易令人联想起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等诗。

北宋初，不少人喜欢白体，但并未得白居易诗精神，而是因浅近易学，“其语多得于容易”（欧阳修《六一诗话》），因此诗多流于轻浮粗俗。徐铉和王禹偁还吸收了其他唐代诗人的许多长处。特别是王禹偁既仿效白居易，也认真向杜甫学习，把杜诗的沉郁雄峻融进诗里，因此他的诗能超越流俗，高当时人一筹，开启北





宋一代诗风之先。他学杜诗，而且对杜甫提出了与人不同的见解。从元稹以来，都强调杜甫的“集大成”，而他却提出“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成》），注重杜甫推陈出新，开辟与创新的一面。由于他在学白居易的同时，能博采众家之长，特别是认真学习杜甫，因此他的诗才能“秀韵天成……虽学白乐天，得其清而不得其俗”（贺裳《载酒园·诗话》）。他也是开有宋一代尊杜学杜风气之先。同时他的长诗直接叙事、议论，简洁畅达，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总之，王禹偁对宋诗的影响是巨大的，吴之振在《宋诗钞·小畜集钞》中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穆修、尹洙为古文于人所不为之时，元之则为杜诗于人所不为之时者也。”

第二节 精工纤巧的晚唐诗体

宋初白体诗盛行，但在这些诗人中，像王禹偁这样不完全受白体拘囿的人不多，大多数流于粗俗，为当时不少诗人所不满，他们希望另找出路，纠正白体中所出现的弊病。然而矫枉不免过正，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学习贾岛、姚合等偏重苦吟的诗风，称之为晚唐体。写这样诗的人，除寇准一人是身居宰辅的高官外，大多是隐士和僧人。

学习贾岛之风，在晚唐已盛行，唐末人李洞对贾岛顶礼膜拜，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曾铸造贾岛铜像置于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人有喜贾岛诗者，必手录岛诗赠之。叮咛再四曰：‘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辛文房《唐才子传》）闻一多先生说：“由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除极少数鲜明的例外，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辞藻移动的，其馀一般的诗人大众，也就是大众的诗人，则全属于贾岛。从这个观点

看，我们不妨称晚唐五代为贾岛时代。”（《贾岛》）这股风气就这样一直延续到宋初。

一、潘阆

潘阆（？—1009），自号逍遥子，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一说扬州（今江苏扬州）人，以诗词著称于北宋初年。早年游寓京师，以卖药为生，与宦官王继恩友善，得其推荐，于至道元年（995）赐进士及第，授四门国子博士。后继恩获罪下狱，牵连到他，朝廷遣捕吏抓捕他，于是逃出京师，遁入中条山中。自此漂泊江湖，学神仙张果老倒骑毛驴，漫游名山大川，其《过华山》写道：“高爱三峰插太虚，帚头吟望倒骑驴。旁人大笑从他笑，终拟移家向此居。”宋代著名画家曾据此诗作图，由此也可见潘阆在当时名望之高。真宗即位后，得人营救，不仅赦免了他的罪，还授官为滁州参军，但此时他已无意于功名利禄，一任后即离开滁州，又骑上毛驴，开始漫游生活，同时抽时间把自己的诗整理成集，有《逍遥集》传世。对他的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阆在宋初，去五代馀风未远，其诗如《秋夕旅舍书怀》一篇、《喜腊雪》一篇，间有五代粗犷之习，而其他风格孤峭，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遗。”他特别推崇贾岛，而诗风也可用“孤峭”二字概括。诚然，他确有孤峭的诗，但也有不少平淡自然、不事雕琢的诗，跟贾岛以清奇僻苦为主的诗不完全一样。兹录诗三首于下：

曹娥庙前秋草平，曹娥庙里秋月明。

扁舟一夜烟无寐，近听潮声似哭声。

——《曹娥庙》

久客见华发，孤棹桐庐归。

新月无朗照，落日有馀晖。





渔浦风水急，龙山烟火微。

时闻沙上雁，一一背人飞。

——《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晚泊渔浦》

秋色满秦川，登临渭水边。

残阳初过雨，何树不鸣蝉。

极浦涵明月，孤帆没远烟。

渔人空老尽，谁似太公贤。

——《渭上秋夕闲望》

乍读第一首，这格调十分熟悉，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原来是仿效晚唐人李群玉的《黄陵庙》，形神都相仿。第二首境界幽远，自有一种难状神韵，刘攽在《中山诗话》中称：“有唐人风格……仆以为不减刘长卿。”第三首诗，人们似乎都只看到他闲适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落寞惆怅的一面，其实他并不是任何事情都不放在心上，而是仰慕太公，欲有所作为而难以有所作为，自有一腔幽怨之情积压在心上。潘阆在当时名望很高，与当时名臣王禹偁、柳开、寇准等多有交往，与在野名士林逋交厚，在宋初文坛上有一定影响。

二、魏野

魏野（960—1019），字仲先，号草堂居士，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先世为蜀人。世代务农，不求闻达，为宋初著名隐士之一，筑草堂于州之东郊，景致幽绝，名曰乐天洞。真宗闻其名，召见，他闭户逾墙而遁。他不乐仕进，但并不拒绝与显贵交游唱酬。他早年学白体，后来与寇准来往密切，转宗贾、姚。在当时，他的诗名很大，据《宋史隐逸传》载：“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尝言本国

得上帙，愿求全部，召与之。”现存《东观集》十卷。他虽被列入晚唐体，风格却与白体诗相通，是脱口而出的写实性的诗歌。因他的诗过于浅易，因此身后渐失其名。兹录其诗四首于下：

昼睡方浓向竹斋，柴门日午尚慵开。
惊回一觉游仙梦，村巷传呼宰相来。

——《谢知府寇相公降访》

夜长乞待得晨兴，耽睡童犹唤不应。
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
临阶短发梳和月，傍岸衰容洗带冰。
料得巢禽翻怪讶，寻常日午起慵能。

——《晨兴》

陕郡衙中寺，亭临翠靄间。
几声离岸橹，数点别州山。
野客犹思住，江鸥亦忘还。
隔墙歌舞地，喧静不相关。

——《题崇胜院河亭》

爪利嘴还刚，残阳啄更忙。
千林蠹如尽，一腹馁何妨。
形小过槐陌，声高近草堂。
岂同闲燕雀，唯解占雕梁。

——《啄木鸟》二首其一

以上几首诗可以说都是随口道来，丝毫不见雕琢痕迹。前三首表达了隐士的慵懒、清贫、自甘寂寞。第二首中的颌联，曾为欧阳